

三思樓月書之一

孤島的狂笑

徐訐著

夜窗書屋出版

中華民國

卅

十一月七日

收到

三思樓月書之一

孤島的狂笑

徐訐著

夜窗書屋出版

目 錄

租押頂賣……………三

男婚女嫁

第一幕……………三七

第二幕……………七〇

後記……………九四

目 錄

租押頂賣

三

男婚女嫁

第一幕

三七

第二幕

七〇

後記

九四



租 押 頂 賣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深夜脫稿

時：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冬

地：中國上海

人：張太太

張路影小姐

莫愁水先生

莫愁水太太

林湖平先生

王媽

景：三上三下房子的一間客廳，後面絨帘啓處，隱約可以看見飯廳，內有門通樓梯。佈置精美，沙發甚多，無線電在左，電話在右，旁有門通外。

〔幕開時，張路影小姐在桌上寫召頂條子，她已經寫好幾張，散在桌上。〕

張太太自外進。

張太太 路影，路影，你寫好了沒有。

路影 我寫好五張。

張太太 才寫好五張？好，那麼你先唸給我聽聽。

路影（唸）茲有三上三下三層大洋房一所，一切摩登設備俱全，柚木傢具兩堂，沙發十八隻，零星傢具二十一件，粉刷全新，地址安全，交通便利，光線充足；出大門左首八步有老虎灶，右首十步有大餅攤，對馬路有理髮



舖、有菜館、有報攤，有小百貨公司、有洗衣舖、有糖菓舖；巡捕房就在後面，救火會也不很遠，附近還有大醫院，中西藥舖兩面站；殯儀館隔兩條街，棺材舖轉三個灣；前後鄰居都高尚，中學小學在兩旁，還有小菜場只隔九條弄堂。兩路公共汽車到大馬路，十三路無軌電車到外灘，要問來往便當不便當，附近都是汽車行。現因主人急欲離滬，廉價出頂，頂費兩萬二，請打電話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接洽，是所至禱。

張太太 寫得倒是很清楚，不過你爲什麼不把我們的洗澡間寫上一點。還有我們的電話號子，就憑這個這樣容易記的號子，也值三千五千的挖費。

路影 媽，假如這房子頂出去了，可要讓我買一件皮大衣。

張太太 皮大衣，對了，你應當有一件皮大衣。但是現在也不必買了，我正在替你挑丈夫，挑中了，先叫他送一件來。

路影 媽，你說什麼？

張太太 我說我正在爲你挑丈夫。

路影 這個可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要。

張太太 自然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你自己沒有經驗，從哪裏去挑呢？

路影 我不要。

張太太 不要？這是笑話了。媽也是大姑娘出身，有什麼不曉得，哪有十九的大姑娘，還會不要丈夫呢？這裏沒有別人，你儘管對媽說，你要什麼樣的人，媽同你去挑。

路影 我現在還早，我要的時候，我自己會挑。

張太太 還早？怎麼還早？難道等老了才嫁人麼？老實告訴你，女人不是紅木傢具，是沙發，彈簧一壞就沒有人要了！嫁人要在年青的時候，賣花要在將開的時候。要是花舖裏的老闆，把好花都藏起來，等牠謝了的時候才肯賣掉，那這個舖子一定早就關門了。

路影 我說還早，是我還沒有挑着。

張太太 所以你告訴我，要什麼樣的人，我替你去挑。

路影 我的意思剛剛相反，我想最好媽告訴我什麼樣的人做丈夫好，由我自己去挑。

張太太 做丈夫的男子，啊，第一自然要有錢。你要皮大衣，他有錢，立刻就可以買來；你要金鋼鑽，他有錢，立刻就可以買來。……你老早說自己挑，自己挑，但是一直也沒有挑到，過年是二十歲了！二十歲的女孩子，出門沒有個男子掛在胳膊上，多寒噀！

路影 是呀，所以我先要一件皮大衣。

張太太 皮大衣，這同皮大衣有什麼關係？

路影 你想，什麼事情可以不放本錢？你要我找有錢的丈夫，自然我先要有派頭。到外面交際起來，有皮大衣同沒有皮大衣，身價就差很多了。哪一個

有錢的男人肯同一個衣服不好的女人一同去玩呢？

張太太 那麼說，你找不到好男人，倒是我娘不好。好，我買給你。省得將來你嫁壞了人，說是我害了你。那麼你要做什麼皮呢？

路影 灰背，自然還是灰背，或者玄狐也好。

張太太 現在這個可是買不起！你也不打聽打聽現在價錢漲了多少？

路影 也不過五六千塊錢，要是媽不賭輸，兩三件都做到了。

張太太 是呀，要是不賭輸，我房子還不出頂呢！說來說去還是你不好。

路影 我不好？又不是我叫你去賭的。

張太太 雖然不是你叫我去賭的，但是這房客終是你接頭的。

路影 雖然是我接頭的，但是我問過你啲。

張太太 你問我的時候，我不是說租給開賭場的總不好嗎？但是你偏說沒有關係。

路影 我說沒有關係，你說不出什麼別的毛病。況且後來的決定還是你呀。你叫他們出三倍房租，他們答應了，你高興得不得了，就租給了他們。

張太太 但是合同是你簽的。

路影 合同雖然我簽，但是是你自己叫我簽的。而且合同裏都是租房子的話，並沒有叫你一定要去賭。

張太太 可是哪有三層樓是賭場，住在二層樓的人可以不去賭的事情。而且第一次賭還是爲你皮大衣。

路影 爲我皮大衣？

張太太 是呀，你說你要做皮大衣，我想來想去還是去賭賭試試，也許賭贏了可以買一件皮大衣給你。

路影 你自己要賭錢，何必推給我呢！

張太太 自然我不好，但是我當初的確這樣想，誰知道一賭就賭上了。

路影 就算你是爲我皮大衣，那麼起初贏了一千多塊錢，爲什麼還去賭呢？

張太太 那時候，你不是每天拉我到靜安寺路去看那面櫥窗裏的一件玄狐大衣麼？那件大衣要三千多元。所以我想贏滿了這個數目。哪裏曉得以後就一直輸呢，把你父親遺下來一點錢都輸光了！

路影 但是我還是沒有皮大衣呀！

張太太 幸虧我們屋子值錢，頂費就有二萬多，比你父親一輩子賺的錢還多。

啊，你寫的頂費是兩萬幾？

路影 兩萬二。

張太太 太少，太少——你快改兩萬四。幸虧沒有貼出去，否則就難加了。

路影 但是你已經加了兩千了，昨天你等的報上廣告不還是兩萬麼？

張太太 是呀。昨天晚上我聽說米價漲了，金子也漲了。那麼什麼東西都貴了，所以我加上兩千。可是剛才我出去買白糖，白糖又漲了，我一打聽金

價，聽說也漲了許多，所以我趕快到大馬路去看傢俱，傢俱比以前漲了好幾倍，我們這樣的沙發，現在要三百塊一把了。那麼我們爲什麼不再漲一點，漲兩千終不算多吧。

路影 那麼索興湊足二萬五。那加上的三千塊錢，就讓我買一件皮大衣。

張太太 就這樣，就這樣，你快寫好了，叫王媽去貼去。要寫十張，你知道麼？

路影 今天一定可以寫好，晚上就可貼出去了。

〔王媽上。〕

王媽 太太，外面有人來看房子。

張太太 看房子？怎麼，我招頂條子還沒有寫好，就有人來看房子？

路影 媽，你怎麼忘了昨天你登過報，這一定是看了報紙來的。

張太太 那麼快叫他進來！（王媽欲出，但她又叫住她。）啊，你看這個人有

錢沒有錢？

王媽 我想沒有什麼錢，連汽車夫都沒有。

張太太 坐汽車來的嗎？

王媽 是呀，但是自己開車子。

張太太 好，好，快叫他進來。

路影 是男人，女人？

王媽 一個男人。

路影 只一個人？漂亮麼？

王媽 男人自然是漂亮的啦。

〔路影對鏡子弄弄頭髮，弄弄衣服。〕

張太太 快去叫他進來吧。

〔王媽下。〕



路影 媽，你快把我後面頭髮弄弄好。唉，可惜沒有皮大衣！可惜沒有皮大

衣！

〔一個漂亮的男子進來，那就是莫愁水先生。〕

莫愁水 你們這房子出頂麼？

張太太 是的，先生。

路影 先生，請坐。

張太太 先生，你是看報紙的廣告來的嗎？

莫愁水 是的，太太。

路影 先生，貴姓？

莫愁水 我姓莫。

張太太 啊，莫先生。報紙廣告上頂費是兩萬塊，但是現在我們要頂兩萬五。

莫愁水 怎麼，兩萬五？